

灵 境

John Jobs

[英]约翰·乔布斯/著
李水明/译

未知事物的终极探索

每个人的一生，
至少有一次
是造访过灵境的

奇异的星球
神仙与天使的国度
灵异世界
外星宇宙
青蛙统治的时代
骗局
铁证
来自脑内的答案

THE KNOWN AND
THE UNKNOWN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62300

The Known and the Unknown
Copyright(c) by John Job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c)1999 b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UK
All right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灵境 - 未知事物的终极探索

(英)约翰·乔布斯 著

李水明 译

责任编辑:周 宏

装帧设计:康笑宇工作室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北京机工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mm 1/32

印 张:15.5

字 数:31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6000 册

ISBN 7 - 5613 - 1947 - 9/C · 10

定 价:28.80 元

序

你就要一步跨入灵异玄境了，这是个谜一样的世界，在这里，一切好像都有可能发生。不过，我们得要明白，出现在本书里面的一些材料，很少是经过确证的“事实”。毫无疑问，将要讨论到的一些案例，有的属于蓄意骗人，而另外一些却仅仅是诚实的错解。其他的部分也都可以争论——事实上也一直如此——它们都没有什么物理现实上的基础可言，甚至是幻觉和其他所谓的意识状态下的产品。可是，依照同样的标准，用以解释容易引起争论的报告的那些怀疑性的理由，本身也都是建立在不牢靠基础上的证人证辞或没有什么证据的断言。比起相信者最大胆的宣言来，它们也“真实”不到哪里去。

因为这个原因，本书引述的几乎所有案例，都可以，也应该在前面加上这么一些胡椒粉，以便于使一些说法更合理，比如“据说”，“据报”，“假定”，“据称”，“明显”和“设若”。如果反复不断地使用这些词，可能会使大家感到乏味，因此，很多地方就给省掉了，可是，谨慎的读者不妨在心理上按喜好自己插补进去。

这是很厚的一本书，可是，它原本会更厚的。也许最困难的工作，就是要蒸溜浩如烟海的大量理论和信息，把它们归结到几个章节里面去，然后从动人的、数以千计的现存故事中选择少数几个代表性的案例。另外，我决定还是不让这本书背上无边无

际的学术工具负担,该省的来源出处都省去了。大部分都只是些简单的参考资料,不过,有时候,读者会在正文中碰到稍微提及的一些事情,因为它们包含一整个主题,而且,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我还会多解释一些。

我还采用了另外一个做法,也许会让一些搞学术的人心烦,我选择不在加括号的引文中把每一个删除的部分指出来。文中出现括号的地方,读者应该假定,引文中其他一些较短的部分也被删除了。

跟任何作者一样,我也欠下很多债。许多朋友和搞研究的同事,对此书成稿都是功不可没的,不管是直接的帮助还是间接的帮助。在此,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约翰·乔布斯,1997年2月于伦敦

前言

跨入灵境

我们所有人都曾体验过某种无法解释得那么清楚的事物，不管是一次奇特的巧合，还是突然看见某物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有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极不平常的事物——比如天空中的一道怪异的光芒，或者一尊喝奶的雕塑。

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却是理解人们对未知事物感到强烈兴趣的关键。不管权威人士、科学家、我们持怀疑论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常识是怎样讲的，我们还是明白，奇怪的事物的确发生，因为我们本人目击过这些事物。

人生一辈子，至少有一次跨入了灵境。

有一天早晨，汤姆·德科尔正准备离家出行，无意中抬头朝天上看了一眼。就在那里，在他家屋顶不太高的地方，他看见一个很小的、圆形的、像蓝球般大小的云块在盘旋，跟平常所见的、距离高得多的卷积云一点也不像。他看的时候，那个云团就开始在他家屋顶上来回浮动，慢慢地扩大，慢慢地变暗，直到不一会儿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云团好像又自己收敛聚拢起来，掀起“嘴唇”，对着他和他的汽车喷出相当多黑玉色的液体来。又过了不久，那极不平常的暴雨停了下来，云团也立即自己消失

了。把一身湿透的衣服换掉以后，德科尔开车去了纽约州花园市的一所学校，他是那所学校的理科教师。德科尔对浸在他身上的那种液体做了 PH 值测定，发现是水。

在灵境，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已知的渐渐变成未知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既让人害怕，又令人觉得十分好笑，虚幻慢慢演变成事实。它们是一些灰区，不过，发生在那里的事情却斑驳陆离、色彩斑斓。我们一向知道，它们的确是存在的，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在探索，可是，它们总还是相当杂乱、无迹可寻的一个领域，现存的指南书经常是不够的，有时候还有相当大的误导危险。可是，我们不可忽视它们。灵境包围着我们，为此，向四周扩散的知识要求我们仔细地探索 and 了解它们。

的确，尽管我们已经拥有收集到的大量证据和数据的宝库，可是，这片未知领域广大无边，而且还在快速延伸，因为大多数答案都含着一些问题在里面，每一个学科都有其反常现象存在，每一段历史都有人在那里修正，而且所有的宗教也都有其另立教派和属于异端的人。进入灵境是相当容易的，尽管神秘论者喜欢繁文缛节和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可是，灵境的入口并不是用紧闭的巨门挡住的，也不需要什么密码口令或者某种复杂的仪式，这里都是永远半开着的普通门道。在这样的入口，真实与非真实如此紧密地贴在一起，我们常常不觉得自己已经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从骨子里讲，没有哪一个人比托尼·克拉克更讲求真实了，他是位土木工程师，受聘到伊朗去建一家水泥厂。他进入灵境的时候，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那天，他离开里海附近的曼吉尔，要开 150 英里的车回德黑兰。当时——那还是 50 年代的中期——曼吉尔还是一个相当隔绝的地方，出发前，克拉克和他的伊朗同事只吃了一些没有放酵粉的干饼和达格，一种液态的酸乳

酪。他们饿了，可是，汽车远离最近的市镇，向上爬了 50 英里的路来到一个平原上，他们只得承认，找个地方大吃一顿的机会已经很小了。他们最多也只能发现一家凯卡纳——路边的小餐馆，那里的主食就只有一杯很淡的茶，要靠含在牙齿之间的糖块才能下咽。突然间，他们开到一堆很特别的石块旁边，一块石头松垮垮地搭在另一些石块上。石堆那头，就发现有个村庄，可算上相当大的一处建筑群了。这个路边的凯卡纳是一幢长形的、阴凉的房子，里面有很多伊朗卡车司机在抽一种冒泡的水烟袋。凯卡纳的老板是亚美尼亚人，这人急忙赶过来，说要给我们饭吃，还做了自我介绍，英语讲得完美无缺，说他是荷凡尼森先生。

克拉克和他的同事很高兴有这么一个能把肚子填饱的机会，于是，便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不一会儿，荷凡尼森先生就给他们端出了两碗极可口的加冰汤，里面有黄瓜、葡萄干和酸奶酪。这之后又上了味道极佳的、包有馅的葡萄藤叶，还有同样好吃的切罗可巴，那是伊朗的国餐。大吃一顿之后，两个人又满面红光地喝了一些土耳其咖啡。差不多 40 多年之后，克拉克还记得，当时的气氛是朦朦胧胧的，几乎是不符合现实的。到了离开的时候，几位工程师多少年来吃到的最好的那么一顿美餐的账单，竟然少得出奇，荷凡尼森先生还邀请他们再次光临。离开村子的时候，他们记下了离开曼吉尔的英里数。

很自然，克拉克跟他的好几位朋友讲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很多人就怀疑，说那么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不可能吃到那么好的美餐。因此，三个月后，他又载着另外一个英国人，就是最怀疑他的说法的那个人，怀着极大的期望欲重返旧地。周围前后的情况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人开到一个平原上后又饿又累。克拉克对了对英里数，说他们离那个村子只有五英里路程了，不一会儿，那个小村庄果然就出现了，跟上次一样，

村子前面也有一个特别的石堆。可是，荷凡尼森先生开的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小凯卡纳却消失了，也看不出这个小餐馆存在过的任何痕迹。问村民一点用也没有。“凯卡纳？我在这里住了四十年，从来没有听说有这么一个地方。”有个人这样对克拉克说。

托尼·克拉克永远也无法解释他吃到的那一顿幻影般的美食，也不知道是怎么去描述那极不平常的食品，从那以后，他一直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家餐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关撞鬼、幻觉或者美梦的理论，40年之后，要重新调查他的经历并得出满意的结果，那是非常困难的，况且也不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情总显得虚幻难信，就跟对他来说非常真实一样。

不过，没有人怀疑，灵境发生的事情会有极其真实的影响。后果也可能是因人而异的，比如有个瑞典妇女就是这样的，她竟然用一个线圈来避孕。她在电视上看过尤里·盖勒表演，不久之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研究表面，她的子宫内隔膜硬到了无法说明的程度，她认为那位能够弄弯金属的人应该对她的这种境况负责。有时候，这样的事情还会是一场闹剧：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个修路工人爱德华·波多克就为此丢了命，因为澳大利亚港口布里斯班有个名叫特里茜·韦金顿的妇女要让她的三位朋友相信，说她是个吸血鬼，能够猜别人在想什么，还可以让人消失，只除眼睛以外。这几个朋友很想逗特里茜高兴，因此就帮韦金顿做了个笼子，弄来了喝醉酒的波多克，然后看着她发疯一般咬他的脖子吸血。

不过，有时候，奇怪的事件会改变历史，比如圣女贞德夜观天象，看到奇特的景物，因此就鼓舞她领导了那场反击战，最后把英国人赶出了法国。又比如，南非班图族一个名叫隆夸韦丝的科萨少女，1856年的一天站在自家田地里，发现有两个人明

显就站在她家菜园旁边的灌木丛里面。那两个人影叫她过去，让她给她们族的人带去一个令人不安的话：他们犯了罪，因此，作为报应，他们族所有的牲畜会死掉，庄稼也会枯萎干死。他们对这姑娘说，惟一的消灾办法，就是让她的族人们杀死动物，毁掉庄稼，这样做的话，死者就会从坟墓里爬起来，病人和伤残者会自愈，健壮的牲畜和家禽就会从地上爬起来，整个科萨族也会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富有和壮大起来。

不久之后，这位女先知隆夸韦丝就慢慢地拥有了很多信徒。因为有好几个首领都表明归顺于她，因此，当时科萨族的酋长萨希利也成了她的信徒。有了他在她后面的影响，这姑娘就想办法说服差不多全国所有的人来执行那几个神的指令。约有40万头牛被宰杀了，庄稼也全部焚烧掉——可是，即使如此，隆夸韦丝的预言也没有实现。结果，科萨族的将近11万人当中，约有4万人慢慢饿死了，因为很多人又被迫抛弃他们的家园去谋生，所以，整个部族的土地最后都被南非的英国殖民者蚕食掉了。一个小姑娘在园中看到的一个幻象，竟然造成非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性事件。

那么，当我们站在这么一个没有守卫的灵境入口时，能预期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呢？在灵境里，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滑过天空的银碟，会看到哭泣、移动、喝水和流经血的圣父和圣母像。有巨大的猫科动物生活其间，跟丛林中真正的猫科动物一样真实，还会跟鬼影般能吐黑玉、眼睛大如餐盘的犬类共处一地。会有鱼、青蛙和干草雨一般地从天上掉下来；会有自然的人在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从肚子里爆发出熊熊火焰；会有活人接到死人的电话；还有鬼船在大海上航行，桅杆和横杆上闪烁着阴森森的点点磷火。

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某些事物将会是真实的：人们不妨引述

认家宠物这样小小的神秘事件作为这类现象的例子。那些意志坚定的动物会走过几百英里,有时甚至数千英里路找到他们的主人——这些动物不仅回它们自己的家里——这一点可以用超常的记忆力和方向感来加以说明——而且,它们还回到丢弃它们,搬到另外一个地区或者另外一个国家的前主人们那里去,这一点就很难解释清楚了。这样的例子当中,最著名的是“王子”,它是一条爱尔兰牧羊狗,1914年与詹姆斯·布朗和他的妻子一起生活在爱尔兰的巴特凡市。战争爆发后,布朗离家去了法国,他的妻子也带着“王子”搬到了伦敦。不久以后,狗不见了,两个星期之后来到法国前线,找到了布朗在阿曼迪埃附近的司令部。毫不奇怪,这条狗就作为一个吉祥物收留下来。另一条牧羊犬叫鲍比,1923年8月,他的主人带着它从俄勒冈州的西尔瓦顿,来到了三千英里以外印第安那州的沃尔科特。这条狗被当地的一群动物追咬,到该回窝的时候就找不到它了。六个月后,鲍比回到西尔瓦,它跨过了三条大河,翻过了落基山脉还有大平原才回到家。有人发现它在一条护羊犬的坟上睡着了,那只护羊犬是它小时候的伴侣。因为它身上有印记,还因为腓上有旧伤,因此被认出来了。作为奖励,鲍比得到一条金狗圈、奖章和做成平房一样的新狗舍。这条狗走的远路一下子传开了,一些沿路看见过它的人都开始议论起它来。根据他们讲述的情况,这条狗是在长达一千英里的弧形范围内找路的,许多次都走错了,最后不知怎么才碰上了回家的正确路线。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因想当然、研究不够和识别失误引起的现象,比如百慕大三角的无稽之谈。很多人认为这里是船只和飞机的坟场,那是因为70年代早期的一些作家宣传所致,这些作家把那个魔鬼三角的范围扩展到很远,哪里有案件发生,它就包括哪里,而且,作家之间彼此传抄故事,根本就不考虑准确与

否。接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资料员罗伦斯·古谢亲自展开研究，他把每一份报告所说的故事，与原来的资料进行核对，针对一些最完整的案件报道，都找到了合理解释——其中一只失事船原来是停泊在船坞里的，因为一场飓风，使该船锚链损坏而漂走。许多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船只，现在明白是因结构松垮而有解体可能的。更糟的是，声称在该三角失踪的许多遇难者都是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消失的，失事地点从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到巴西海岸不等。该三角作为一个神秘之地暴露出来——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神秘的海上失踪事件，而只是说，没有证据证明，这样的神秘海上失踪事件定期在固定的地方发生。

至于灵境发生的大量事件，还有报道出来的真实事件，其中大部分都极其有趣，但并不是说任何一个事件都有科学意义上的证明。奇怪和不常见的现象很多都源于主观，而不是客观；的确，有些事件本身的主观成份就是理解它们的关键所在。

主观现象的一个好例子——但这个例子对于体验过它的人来说太真实了，太可怕了——那就是“卧室入侵者”，一个存在物在一所房子里变成人形，根本不需要打开任何门道或者窗户，而且经常是在证人打盹或者睡着时。这些入侵者往往以女性居多，其中许多人被生动地描绘成面目可憎、面容憔悴的老巫婆，她们常常蹲在选好的一些受害者的胸脯上，使他们处于半窒息的状态。不过也看见过更奇怪的一些动物，而且是在证人非常清醒的时候。

有个名叫“兰迪·P”的13岁少年就遇过一次这样的事情，当时，他跟家人一起生活在加利福尼亚西密谷的一个拖车房子里。这一天，他放学回家，发现一个动物坐在他家起居室的一把椅子上。“那是个子很小、有罐子一样的肚子的东西，”他回忆说，“但它的头很大，差不多有两英尺高。眼睛一样的东西极黑，放红

光,有两只利齿从大张的嘴里面伸出来,耳朵极尖。”可奇怪的是,兰迪并不怎么害怕,他并没有觉得那个动物有什么恶意。他朝它走过去,注意到那个东西转过头来看他,快到五英尺近的时候他眨了一下眼睛,却发现那东西立刻不见了。几个月之后,那东西又出现了,也是在大白天来的,它交叉着腿坐在这孩子卧室的一格书架上,又玩同样的消失游戏之前,它还特别地对他咧嘴大笑过。这就是那个小罐子肚子的怪物的结尾,几年之后,在大学里面,兰迪有一天很累,回到他的学生宿舍里,可是,晚十点钟左右,他被外面一个聚会的吵闹声弄得睡不着觉。到半夜,喧闹的人离开了,但兰迪却发现自己还是睡不着。他坐在床上看书,大灯打开着,直到早晨约一点钟,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透过他头顶的墙壁进到屋子里来了。那东西看不见,但兰迪能够听见声音,或者说,那东西在他的室内飞动,然后从对面的墙上飞走时,他能感觉得到那种特别的啪啪声和皮质的、蝙蝠样的快速飞动声。这次“入侵”当然使他吓了一跳,但只不过是不到三四秒钟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所有这些奇怪的体验都发生在目击者睡着的时候,或者快要睡着的时候。有些发生在大白天,而且是在最为人熟悉的一些环境里。比如,1976年11月30号的《卫报》就登出了这么一封极不平常的信,是由一个署名“威尔特市一名教师”的人写的:

几年以前,在英格兰东部……我在一所乡间小学里教书,看门人的丈夫宣布说,晚上十点半左右,他溜狗回家时,看见学校操场上有奇怪的桔红灯光。一些听不惯他的话的人说,他不过是多喝了几口淡啤酒而已,其实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事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第二天，一个小孩子把一只小塑料玩具手枪拿给我看，他是在学校附近的地方捡到的。我把它放在自己的抽屉里，等着有人来认领。圣诞节前忙碌了一整天的活动以后，下午，我受不了一个名叫桑德拉的人令人烦心和无休止的唠叨，因此，我一怒之下就把那只手枪对住她，心里说：“你完蛋了！”

让我万分吃惊的是，她立即就消失了。别的孩子都习惯于她永远没有完的唠叨，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这节课上完以后，我下课坐在光线不足的教室里，思考那件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事件。我突然间注意到有个穿锅炉工工作服的男人的影子站在我身旁。我以为他是学生家长之一，正好下班回家的路上过来看看。他伸出自己的手，手掌上有同样的一只塑料手枪，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把第一把枪交给他了。他大致看了看枪，把一侧的一个小齿轮拨动了一下，对着房间的一角扳动了扳机。

更让我万分惊讶的事情是，桑德拉又立即完整地出现了，只是打起精神来注意到该回家了。我坐在那里的時候，桑德拉和那陌生人各自消失在夜晚的黑暗中。

没有哪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更具个人色彩，也没有一种经历可以让一个怀疑主义者在现实的基础上退让，因为这事太难让人相信了，其他的孩子竟然都没有注意到同学的消失，教师也会一直等到下课才去考虑这样奇特的一件事情。可是，这次经历当时是那么真实，哪怕有最好的证人出来证明，也还是不确定

的,解释起来也非常困难。

这当然要属 1917 年 10 月 30 号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约有七万人自己把自己绑起来,跳进葡萄牙法蒂玛附近的柯瓦达伊里亚五百码宽的一个大坑,希望看到大家传说的贞母马利亚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三个农家孩子现身。中午,孩子们排起长队,看到一阵闪光,圣母出现了,并与他们讲了话。人群什么也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过中间有什么东西经过。不过,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以后,十岁的露西娅·桑托斯(也许还有另外两个孩子)看到基督和另外一些圣人与圣母一起出现在天空上。在孩子们的提醒下,人群抬头看太阳,这时,保证出现的一道大奇迹好像真的出现了。对那么广大的一群人当中的一部分人来说——不过,好像不到其中一半人——太阳好像旋转起来,并在天上舞蹈,天空也从灰色变成了天蓝色。

这有可能是因为期待而出现的一个幻觉,或者是因为集体幻觉所引起,只是,这件事被站在两英里之外的另外一些独立的证人看到了。另外一方面,无可争议的是,当天的太阳并没有离开其原来的位置,当时在场的人当中,没有哪一个能够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得出准确的一致意见。有些人看到太阳在天上从一边到另外一边摇动,就好像一片落叶一样,另外一些人又看到它顺着圆圈猛转,就像圆花窗一样。虽然有照片显示人群看圣迹,可是,却没有哪一个人拍下了太阳舞蹈的照片。惟一的一张据说是描述该现象的快照,却又被认出是 1917 年以前的一次日全食。没有哪一个幻象比法蒂玛太阳奇迹更有个人特色的了,当时有三万人看到了,而且还当着一些科学家和报界成员——先把它宗教意义放到一边不说,那是本世纪,也许是任何一个世纪证人最全最齐的一个壮观景象,而这事有可能被兰迪·P 在他的拖车里看见,不管从这里面能够挖掘出什么意义。

对法蒂玛事件的强调和解释的不同使当时的那一批人分成几派,可是,其意义当然并不局限于那些亲历其境、真正体验过奇特事件的人。对历史资料的重新检查,经常也会引出同样的问题。这样,几十年的仔细研究使依曼·威尔肯斯这位荷兰学者相信,荷马的《伊利亚德》和《奥德赛》中报道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在亚洲的米诺,虽然表面上是以该地区为背景的,而是发生在英格兰东部的沼泽地带。在威尔肯斯看来,特洛伊城并不是海因里奇·施莱曼在土耳其辩认并发掘出来的那个尘土飞扬的地质学现场,而是高格梅高克群山里的万德尔伯里环形路,离 A11 和 A604 公路交汇处不远的地方。他这个说法至少让一家报纸大加宣传了一番:“特洛伊重新定位,到了 A11 的快乐餐者”。同样,卡玛尔·萨利比这位黎巴嫩基督教徒,也按自己的意思解决了《圣经》中多处不符史实之处,他把一些事件重新定位到沙特阿拉伯的赫佳斯——这个说法引起《每日邮报》著名记者康明斯·波蒙的争议。康明斯写了一本书,表明加利里在索玛塞特,说艾丁堡以前曾称为耶路撒冷。

这样被理论化的问题——毕竟,萨利比和波蒙两人不可能同时都正确——我们通过古老的编年史和历史资料进入灵境的时候,都必须牢记在心。这样的来源,对于现代调查者来说,当然可以是极富建议性的,可是,如果断章取义,它们也有可能引起误导。最近对大多数奇特故事的重新评估,就有后面所说的那种情况存在。这两个故事是在 13 世纪早期的编年史中出现的:“绿孩子故事”。

这两个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是在套狼坑里发现的,坑就挖在斯蒂芬王时代(1135——1154)萨福尔克的沃尔夫比特村附近。他们的衣服和皮肤都是绿色,最开始,他们吃的东西只有绿豆。当时的交流很不方便,因为他们讲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

听不懂的语言。对他们的情况了解还不是很多的时候,男孩就死掉了。不过,女孩子却长大了,她接受了一种混合食物(之后,她的皮肤慢慢恢复为正常色泽了),学会了英语,最后还嫁了肯斯林的一个人。从她那里,提问者得知,他们来自于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们称它为圣马丁国,这个国家存在于永恒的微光里,他们从那里通过地下通道走到了他们被发现的地方,是跟着教堂的钟声走到那里去的。这个故事可以是一种象征性的发明,或者意味着孩子们来自一个地下王国,或者是一个平行的宇宙或者某种国家,可是,这个故事也有人根据现世的情形这样解释:两个吃不饱肚子的孩子从冯汉姆圣马丁的萨福克村走出来,赶上了斯蒂芬时代的战争,然后顺着泰特福德森林新石器时代的燧石矿的走道来到了沃尔夫比特附近的地方。按照这种解释,使编年史作者感到吃惊的皮肤,就是由一种叫做绿色病的贫血症造成的,据说,这种病会给血液一种绿色的光泽,而那种听不明白的语言,纯粹就是一种口音极重的当地方言。

同样,追寻海底巨蛇的动物学家们,也很欢迎在挪威的司法文件中发现的一些当着法官的面发誓为真事的目击报告。不管怎么说,谁愿意在法庭上冒做伪证的风险来证明这样一个经历呢?可是,这同样的一些纪录,却包含一些赌咒发誓的奇怪记录,在今天看起来,他们见到的那些东西是极难让人相信的:1671年,在佳姆特兰,一个叫彼德·拉姆的人就报了这么一个有公证的案子,说他的妻子被绑架去当这样一种动物的助产婆。看起来,接受一个报告而不接受另外一个报告是完全随意的,就因为前面的那份报告更符合现今人们的现实观念。

简短地说,对奇怪现象的研究,有时候一定得把证词和对本人以为的东西的理解对照起来研究。比如,在美国和欧洲以及非洲社会,对飞碟的感受就有很大的差别,这表明,不管那些东

西是不是大家一致认为的外星人航空器,所得到和报告出来的细节却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同样,报告的频率好像也与西方文化在当地的渗入程度有关。还有一些感受者能够以相当奇怪的方式,把那些日常的事情解释得非常圆满,他们看着月亮,却看到一个飞碟,这是极端的例子。换另外一种看法。在英国有一阵子全国都出现恐慌,因为有一些邪恶的冒名顶替者装成护理人员来检查并绑架新生儿。有个母亲报告了一个假“社会工作者”,经调查,原来他是位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带着摄影机等设备在拍纪录片。

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于,在期盼的氛围中,会出现一些状态。有人报道出一次幻觉经历,可是,另外一些却有可能不向外界公布;人们极有可能在重大的事情,比如一个小孩子的生命有可能出现危险时,假定最严重的事情有可能发生。也许,同样的原理也可以应用于飞碟绑架。最近,苏格兰报来一个案子,两个主要证人描述他们在夜间正开车经过一个没有人的旷野,这时,他们看到天上有一种奇怪的光。不一会儿,光就到了跟前。这两个人记得住的接下来的事情是,过了很久之后,他们已经顺路走了很远——典型的“搞不清时间”的案子,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变成一种瞎编的催眠绑架,本例子就是其一。可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也许就在于一个极小的、偶然性的细节,就是其中的一个证人跟调查其经历的那个人提到的:最早见那道奇怪的光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伴都曾向前倾过身去,还锁上了他们的门。那就有这样一个可能了,奇怪的光等于飞碟,飞碟等于绑架,并等于将受害人强行拖出其车辆。因为期望值如此之高,因此,如果说这两个人的确报告过被外星人拖上太空船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明显可信的证人证明未知的事物。